

張太常集附錄
段太尉集
諸葛武侯文集



張
太
常
集

附錄

張
奐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張太常集附錄（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張太常集

此據二酉堂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張太常集序

兩漢重經術。各守師瀆。要皆能見諸施行。通禹貢者。馮流。精鴻範者。禳菑。非猶夫後世之撮囊也。景帝時。丁將軍寬距吳楚有功。蓋嘗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矣。桓靈之世。涿郡盧植師事馬融。學好研精。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故其守九江。則蠻寇賓服。官北中郎將。屢破黃巾。皇甫嵩資其規謀。抑何才兼文武也。然明以賢良爲將率。卒使薊韃。伯德服乃威化。屠各鮮卑失其酋豪。以視子襄。子幹。勦伐頡頤。非由學該羣籍。兼立志節。用能還鑠立功。閉門守靜乎。獨其記難章句。不傳于後。弗知仲威之源淵。以爲嘆息。隨唐志載太常卿集二卷。本傳言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余采輯羣書。都爲一卷。其子伯英文舒書銘亦附於末。

張氏事蹟

東觀漢記。張奐字然明。案范書本傳。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浦上奐馬二十四。長仍遺奐金鑠八枚。故

奐有使金如粟之語。此有闕文。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

受。使匈奴。案范書本傳。奐由安定屬國。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煙

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桓帝時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

見帶奐印綬登樓而歌。乃訊之於占者曰。必生男。復臨此邦。命終此樓。旣而生。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

前刺史邯鄲商爲猛所殺。據郡反。爲韓遂所攻。州兵圍之急。猛自知必死。恥見禽。乃登樓自焚而死。

後漢書竇武傳。王甫等矯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

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廢驕都侯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

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

于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

漢書。酒泉龐參母者。趙氏之女也。字蛾。父爲同縣人所殺。蛾後遇于都亭。殺之。詣縣自首。福祿長尹嘉義

之。解印綬欲與俱亡。蛾不肯去。後遇赦得免。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皇甫謐烈女傳。龐娥殺孫壽。太常弘農張奐貴尙所履。以帛二十端禮之。

桓帝紀永壽九年七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南匈奴烏桓鮮卑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率衆詣張奐降。

桓帝紀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破之。

桓帝紀延熹元年十二月鮮卑寇邊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擊破之。

桓帝紀延熹九年秋七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南匈奴烏桓鮮卑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率衆詣張奐降。

南匈奴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爲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

擊破降之。

南匈奴傳延熹元年桓帝三年南單于都部竝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

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爲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位居

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

鮮卑列傳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鈔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竝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

羣輔錄。太常敦煌張奐字然明。爲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除家一人爲郎。辭不受。願徙居華陰。故始爲弘農人。

晉書。衛恆四體書勢曰。漢興而有艸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和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恩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竝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閒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又有姜孔穎。謝按名詡梁孔達。謝按名宣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鄭樵通志。漢張芝于嵩高太室天門西巖石室中獲科斗古書。

張彥遠歷代名畫錄曰。張芝學崔。杜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聯。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

庾元威論書云。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

書勢傳。張芝見蔡邕作筆心論五篇。

張懷瓘書斷曰。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又善隸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張懷瓘書斷曰。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

袁昂書評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

王僧虔名書錄張芝高尙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時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所傳芝書者多是昶也。

王愔文字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

張懷瓘書斷曰張伯英行書則二王之亞也又善隸書又云伯英章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張懷瓘曰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極工八分又善隸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

古文苑華陰堂闕碑銘張昶爲北地太守段熲作。

水經注華陰縣華山下有漢文帝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熲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謝按隸釋漢下衍一魏字帝下衍一三字近刻水經注亦沿此訛今刪之樂史云魏文帝與鍾繇於碑陰題二十字

柳宗元龍城錄曰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卽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爲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張太常集

漢書本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淵泉人也。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太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翼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鑠八枚。奐竝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烏桓竝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陁。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旣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屬散敗，常爲諸

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祆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免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開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免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十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免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免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免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殿祔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磨蠻等脅同種復鈔三輔。免遣司馬尹端董卓竝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免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竝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免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免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免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免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免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辟歷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免上疏云。天子深納免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免太常。與尚書劉猛刀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免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竝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

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免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免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免。歸敦煌。將害之。免憂懼。免記謝熲云。云。類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免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篇。免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免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云云。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戒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免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兔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禽。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寶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免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嘷其泣矣。何嗟及矣。

張太常集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知四川屏山縣事張 澍纂集

上靈帝言蓄應疏

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竝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祇害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願復之報。後漢書

上疏

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段穎傳

奏記司隸校尉段穎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免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拊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

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文。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更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後漢書

與延篤書

澍按。免爲使。匈奴中郎將。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四歲。復拜武威太守。按書。京師有禁急之語。疑是時與篤書。

惟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年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北爲兒車所讎。中爲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戾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欠厚三尺。木皮三寸。風寒慘冽。剝肌傷骨。但此自非老憊者所堪。而復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衆難聚集。不可一二言也。瞽盲日甚。氣力寢衰。神邪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藝文類聚

又與延篤書

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邪。初學記

與宋季文書

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免以鄙固。少服道訓。於今五十載矣。藝文類聚

與陰氏書

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設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藝文類聚

報崔子玉書

謝按永壽元年。免爲安定屬國都尉。擊南匈奴。瑗以順帝時卒。此書疑與實也。

今月三日。舉家來此。本非所窺。貪突賊陳。藝文類聚

與崔子眞書

謝按實字子眞。一名台。又字元始。瑗子也。

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殺羊。矛如錐鐵。楯如榆葉。太平御覽作楯錐鐵一作鐵錐

與李季尉書

謝按太平御覽引作與孟季衛書。

素苦悖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衰日損。文選注

與許季師書

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文選注

誠兄子書

汝遭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

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邪？年少多失，改之爲貴。遽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藝文類聚

遺命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綵，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寵，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慙。

後漢書謝安傳

與崔元始書

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文選注

又與崔子書

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文選注

與屯留君書

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文選注

與張公超書

下筆愴恨，泣先言流。

文選注